

## 前路茫茫 往土金家的胡思與亂想

距離宜蘭縣鐵路（蘇澳到八堵間）全線通車，還有十四年；距離臺北鐵道株式會社興建的北碇輕鐵運輸（自小南門經景尾、深坑至石碇），還有九個年頭；距離連接宜蘭東門街和臺北城內頂內埔（瑠公圳上游）、古亭庄的北宜道路，也得再等六個年頭。

站在明治四十三年春天的蔣謂水，該怎麼去臺北？

第一條路線，從宜蘭搭臺車到大里簡，下車後步行或乘轎，經澳底、貢寮庄、頂雙溪、侯硐到瑞芳，從瑞芳轉乘臺車至基隆，再從基隆坐火車到臺北。

第二條路線，從宜蘭搭臺車下蘇澳，從蘇澳搭輪船入基隆港。

第三條路線，先從宜蘭搭臺車到礁溪，從石牌仔入山，入夜前抵達坪林尾，花二十鈔在坪林尾市區過一夜，隔天走郵路到石町街，經景尾入南門。

第四條路線，不過夜，清晨五時出發，搭第一班臺車至礁溪石牌仔入山，步行十五個時辰，約暗時九勾鐘抵達南門。

可是醫學校報到時間是上午九勾鐘。

他把大兄叫來商量。謂川看見大兄二兄聚在一處，自然也湊過來了。<sup>1</sup>

為了配合上午九勾鐘的報到時間，他們將路程、車資與出發時間又重新估計了一次。首先，礁溪景尾間乘轎，需四圓；宜蘭到礁溪和景尾到南門乘臺車，費用約三圓，加上行李的話約五圓，就算行李托運可以講價，日出前搭車和日落前搭車，也都是要加價的，因此仍以五圓計。其次，依第三條路線來看，坪林尾過夜雖需二十鈔，但走第四條路線的話，恐怕在臺北過夜的花費更高。除非臺北有親友可以借宿。

於是，三人不約而同想到兩年前考上、家住內員山的陳金波。

金波仔的父親是漢醫，有一套家傳的眼科醫術，在地方上很受人敬重。如果寫信去醫學校拜

託學長，應該能解決住的問題。

反正就一個晚上，大不了睡車站，忍一忍就天亮了。

大兄說：「再不行，阿兄出錢給你住旅社，考上醫學校，應該愛給你慶祝一番。」  
謂川看著臂膀粗壯的大哥，又看看很會念書、公學校只讀兩年就能畢業的二哥，十分景慕。

當晚，蔣謂水就著手寫信。大兄雖是拳頭師，但晚上還在棉被店兼做學徒，又剛成親，自有一家老小要養。金波和他一樣，都是十六、七歲才進公學校，直接從第四學年開始讀，不然實在太老了，鄉里人都說他厲害，公學校只讀兩年就能畢業，其實金波更厲害，他入學第二年、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年），金波剛讀完第五學年，就考上總督府醫學校。

所以金波在宜蘭公學校是肄業，沒有卒業。大概就是這個緣由，校長在他讀完第四學年時，令他直接去讀第六學年，因此在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年）三月，順利領到卒業證書。

這段時間裡，他把醫學校的入學規則和生徒手帳再讀了一次。

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內務省技師高木友枝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院長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教授 兼校長任……

同日寄宿舍修繕工事竣工……外生徒全部寄宿。寄宿制度擴張，實施自治管理，生徒互選室長、組長、副組長、炊事委員，食事、入浴、自修、接見校外者、外出外泊、起床就蓐等，皆依左列規定時刻配合教官舍監點檢。

凡給費生（官費生）帽、鞋、制服以外，每日雜費五錢、食費二十錢，因上課需至六里外修學旅行者，每月另發一圓五十錢。

提供仕服、皮鞋、制帽。制帽為圓帽鑲綴二條白帶，仕服夏冬各二套。豫科學科為國語、數學、地理、歷史、理科、倫理、體操，本科第一學年為解剖生理、化學、物理、國語、數學、體操，第二學年為解剖組織、生理學、病理學、細菌學、化學、物理、體操……

一個月以三十天計，表示每月領七百五十錢，也就是七圓五角，加上旅資，每月可得九圓補助，寄宿舍的人每月九圓補助，感覺上是不足的。

蔣謂水在床邊坐了下來，噶瑪蘭的二月天，總是陰雨綿綿，冷風從窗縫門隙間鑽入，他嘆口氣，想到自己終於，終於能像孫文一樣成為一個醫者了，就有了如釋重負的輕鬆，他要北上去讀直隸臺灣總督府的醫學校了，他要到老師家稟告，也要去跟土金兄告別。

隔日，他備妥書本，大清早便往員山堡出發。

依他的腳程，沿宜蘭河一路向西，兩個時辰以內可以抵達。途中，先是連綿無盡的綠禾，然後是蜜柑和金棗。

哪裡有日照，他就往哪裡走，走著走著，身體就熱了起來，肩上的書顯得更沉了。然後便意識到，臺灣人現時的處境，不就是這般矛盾嗎？

臺灣島上，不管汝是反日、親日、仇日，都得跟著太陽走，有日光處才有溫度，太陽就是人間萬物的主宰，可是太陽的炙烈，又能輕易灼燒一個人。

小時候，他曾問過父親，你到底是叫蔣鴻彰還是蔣老番？

父親很嚴肅地看著他：老番！

「那為什麼警察來巡都喚蔣鴻彰？」

「那是日本人不識字，我老母叫我什麼就是什麼。」

後來，他讀到〈全臺紳民痛罵李鴻章文〉，「我臺民與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不共戴天。

無論其本身，其子孫、其叔伯兄弟子侄，遇之船車街道中，客棧衙署之內，我臺民族出一丁各懷手槍一桿，快刀一柄，登時悉數殲除，以謝天地祖宗太后皇上，以償臺民父母妻子……」

心頭一驚，馬上理解了父親拋棄「鴻彰」的用意，可是，他想著父親的形象，一個情願冥頑番顛也不給孩子報戶口、讀日本冊的算命仙，後來，終究還是妥協了。

這十年間的掙扎，他無從領會，但謂川報出生時，已經五歲了，而我，十七歲才進公學校讀日本書的我，到底是光緒十六年舊曆六月二十一日生，還是光緒十四年二月八日生，又或者，根本是光緒十七年？

蔣謂水看著遠近山坡上，密密垂掛的鮮黃色椪柑，皺起了眉頭。

公學校發的畢業成績單和家中的戶口簿，明明白白載著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年）二月八日，想來是父親算出來的，又因為命中欠水，取名「謂水」。

對於這種命理玄談、起乩問事、建醮之術的，他是下定決心要揚棄的，什麼良辰吉時，根本子虛烏有狗屁不通，只是，偶而忍不住要問，蔣渭水真實的生辰八字有那麼糟嗎？如果不造一個假八字欺天瞞神，會怎麼樣？還有，父親曾提出「蔣渭水」的要求，希望他改成「蔣渭水」，問題是「蔣渭水」和「蔣謂水」的差異何在？「謂水」已有「水」，何須再「渭水」？

他不只一次去找父親。父親卻只是微笑，擊著煙桿搖頭晃腦地：

憨嬰仔，醫者不自醫，相者不自相，數者不自數，能神者，不自神。

每次他質問父親，父親總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樣。眼珠子轉個兩圈，然後哼哼兩聲，躺回他的煙霧瀰漫中。

講得明白些，相命不相親骨肉，醫者不醫自家人。想到此，他也忍不住哼哼兩聲。頭一抬，金六結庄已在不遠處。

## 辭別陳土金 回首動盪年歲

土金家，在金六結庄烘爐地山腳，一間黃泥土角厝。陽光照耀下，顯得十分澄亮。

他一踏進門埕，土金剛好從大廳出來，站在門邊愣了一下，思索著來人。那身體，一半浸在陽光裡，一半還在暗影中，他看不太清楚，卻感受到一種敵意。

一時間，他不敢上前，與黯淡面孔對看了三秒鐘，直到敵意化開，同窗好友的面貌慢慢清晰，他才走上前去攬住他肩。

土金淡淡地說了聲：「恭喜啊。」

蔣謂水拍拍他，攬著他走進室內，「別氣餒，宜蘭公學校第二名畢業的人啊，將來一定會有出頭天，你看，我給你帶什麼來了。」

拆開包袱，裡頭全是書，和阿嬤自製的醃豬肉。他把豬肉分成兩份，交待土金轉交給母親，然後自己拉過木凳坐下來，他說，「我專程給你送夜學會的考試用書來，你看，日文、算術、初步英文，算術書內所有課題我都演算過，紅字標示者是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另外，舊年作文考